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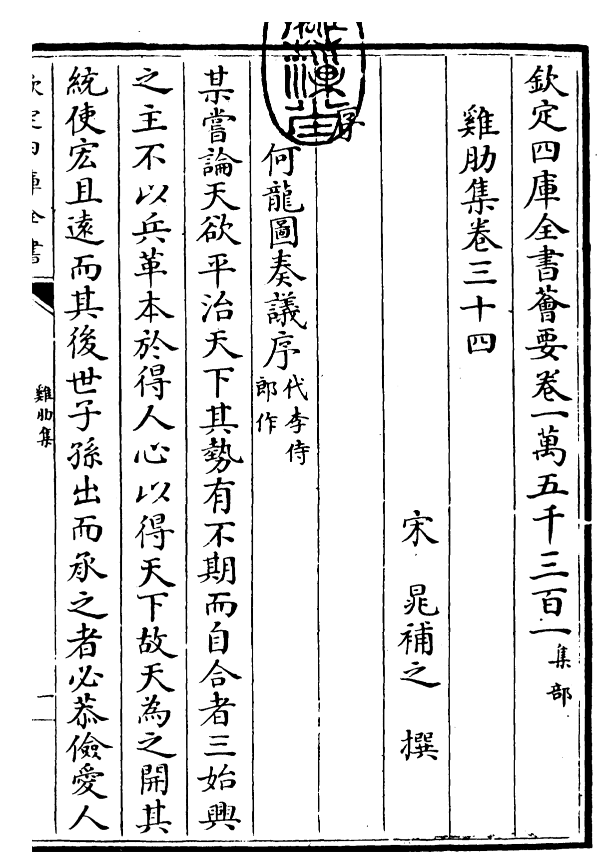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雞肋集卷三十四
三十五

詳校官助教臣謝登雋





雞肋集卷三十四

宋 晁補之 撰

何龍圖奏議序代李侍郎作

某嘗論天欲平治天下其勢有不期而自合者三始興之主不以兵革本於得人心以得天下故天為之開其統使宏且遠而其後世子孫出而承之者必恭儉愛人

其德之流行亦洽故為之培其基使遠且固此二者皆天也又世常忽於無難無與佐之孰戒而康故詩曰思皇多士生此王國夫王者將有為而士之生於其國者多此亦非人之所能為也有以開之有以培之與夫卒相之以士然皆非人之所能為故曰天欲平治天下其勢有不期而自合者三何以言之堯授舜舜授禹禹用力而湯用兵堯舜不可及也而湯有慙德禹不以兵革猶八年於外用其力者勤矣而太祖皇帝不馳一馬不

遺一矢雍容達節而有天下天下奔走而稱臣五國稽顙而下吏其受命配禹而用力寡由湯以來未有太祖之武也天固開之矣漢高祖以馬上取之至老於馬上而不得休且繼有諸吕喋血之禍而後文景起而施其澤兩世遵業僅得休息於無為而仁宗皇帝席祖宗優游之盛傳之百年無大變故乃身服恭儉以振德之又四十餘年其守成比文景而施澤久由漢以來未有仁宗之仁也天固培之矣方是時人君虛已於上而羣臣

竝進各自明於下君臣有慶譽而下竝受其福風俗醇厚君子多而小人少蓋若董仲舒所言詩人美之為作上天佑之為生賢佐者嗚呼豈人力也哉其一時將相文武光明碩大之材左右論思直諒多聞之士不可勝數而何公名其間公為御史諫官至列侍從終始一節知無不言近古之遺直者其所為奏議二百餘篇為二十卷其言安危治亂之至數弛張取舍之要務與其尤深切世病者當時畧已施行其誠心出於憂國愛君簡

易而通非若世之無得於其中而以為文者榮華易瘁而難久也然則仁宗所以為宗有德跨文景而追成康有自致矣其是以竊歎於何公知天之生斯人有時而公之遭斯時有命二者適相值實難蓋必有能聽言之主導其臣使言而後能言之士至則夫生之者天也使之至者君也故君之權勝天然至有得士而不能用士以是隱則夫使其君能用而成功是乃所以為天相之之道故天亦終勝人昔吳季札觀上國論其興衰如指

諸掌而獨見蘧伯玉數人者以謂衛多君子其國無故此不探其天命之所在而秖以人事知之然至於令論知天者唯吳季札則天人之際固可見矣某昔為和川令會天子詔求直言士而公以天章閣待制使河東遂取其文上之幸以是知名令位政府於公為門下士故其子某以公遺藁求序而不得辭公名剡字聖從某州某縣人仕至某官云

張穆之觸鱗集序

魯俗當周之盛及孔子時文學為他國矜式周衰諸侯竝爭而魯為弱國文學亦微然其故俗由秦漢迄今尚多經儒忠信之士分裂大壞如五季文物蕩盡而魯儒猶往往抱經伏農野守死善道蓋五十年而不改也太祖皇帝起平禍亂盡屈良平信越之策休牛馬而弗用慨然思得諸生儒士與議太平而魯之學者始稍稍自奮壠畝大裾長紳雜出於戎馬介士之間父老見而指以喜曰此曹出天下太平矣方時厭亂人思復常故士

貴蓋不待其名實加於上下見其物色士類而意已悅安之此儒之効也金鄉故隷兗兗魯地吾里而故張公蓋金鄉人公以太平興國三年起家進士甲科大理評事通判普州蓋太祖皇帝初拔魯羣士之一人也始補之為兒從先君學先君多為補之言故里中前輩賢士長者初聞公名徒竦然佩先君訓慕先進而已矣宦學不試白首來歸迺始與公之曾孫大方游大方為人質直自將好善不欺類可與論里仁之美者補之因復識

先君之言又知公之忠信流澤有後也然去公百年所
傳聞未足以知公盡一日大方出公遺藁曰觸鱗集蓋
公為太宗御史時所上䟽議而觸鱗公所自名也三復
彌月凛乎直諒多聞之益如藥石如榖米非無用而設
者其多至數十章皆深切當世之務不可以盡舉始恨
公不究其用云至其它詩文皆清麗有唐中葉以來才
士之風非若五季及國初文物始復武夫麄鄙田里朴
陋者之作也其相與切磋學問見於酬唱者翰林王黃

州元之為多黄州名世士亦吾里人事熙陵為學士熙
陵稱其獨步天下者嘗以直諫斥久不名名且大用復
諫不悔卒復斥竟不大用死黄州黄州於一時流輩少
許可獨畏公尚以為不可及也則公之為人可知已補
之既以觸鱗集歸大方大方再拜求為集序補之以言
為戒久雖諾其請未作也而大方踰年踵門請不衰至
載石戶外因揚張宗㦷以言幸有間必書補之平生戲
笑為文字且不吝固吝於吾里中賢士長者以孤大方

好善追遠踰年之誠心豈先君所以教哉故不辭而終序之公諱肅字穆之自御史為尚書郎知蔡州聦言不用未四十解紱而去其世家行事本末與諸子茂良具於前進士許齊所為公墓表齊亦文學知名不妄推與凡齊所録不復論論其立身許國之大節以遺大方俾刻石藏諸家以為吾里後生不及見若人傳聞而慕者之勸云

治通小序

毁譽不敢浮事實因以加賞罰謂之襲情　賴之以生不可一日無也謂之飲食　天日之清明奴隷識之謂之共知　權言聖人之所獨見也謂之夜行　所挈者要而順者衆謂之裘領　如撓止水惡其波起不如遄已謂之本寧　本彊則精神折衝謂之折衝　譬如播種終必粒譬如鑿井終必汲謂之可為　鈎金輿羽不可以為重輕之實謂之揣本　誠者政事之本也謂之致誠　常德不忒世自低昂而吾之為常者一謂之常

一事有根本不可須臾離也謂之輜重　先河而後海小式為本而大為末謂之務本　非其道雖微不可假人也謂之名器　五味異和謂之相濟　始施之逆利在後日謂之要終　天欲風草木未動而鳥已翔謂之前應　小人以為翦翦耳君子畏焉謂之微大　象見其牙而小大可論也謂之逆知　推其派而知其所從來深謂之逆流　黃金珠玉飢不可食寒不可衣謂之貴跡　中流失船一壺千金謂之賤適　事或不相

謀而相病謂之嚳酒　一人曰王十人曰珉舉世皆曰珉謂之衆意　事致其極則其後無以加謂之窮反狂者東走逐者亦東走寒者戰懼者亦戰謂之似是以攣拘之語疑域外之事謂之常談　一言而得人之心謂之察鳴　謂狐為狸則不知狐又不知狸謂之胥失　蚌鷸相持田父据之謂之兩得　擊舟水中魚沈而鳥揚謂之同離　月不知晝日不知夜謂之物曲　且冬且夏謂之迭勝　懷公議之近似者以蓋衆口而濟

其私謂之借公　志大心勞所以求者非其道謂之非分　益而不已必損謂之勝懼　知所以弱則彊矣謂之削喜　事蠱物極而後可以轉敗從新謂之轉敗名實不虧而能使其喜怒移謂之朝三　欲近四旁莫如中央謂之近四　水避礙則通於海謂之曲成　寡能似德拙言似默欲上者識謂之破庸　捷趨而速至中道而僨憩不如椎之久謂之椎久　始駕馬者反之車在馬前謂之始駕　人取我予人予我取謂之獨獲

佃魚網罟利隨世興謂之知化　敗不在大一毫萌
之謂之見微　無謂不効姑聽其告謂之養敢　胡越
可使無異心謂之同舟　徒曰古人不我欺而不知時
事已異謂之信書　旦用旦効莫用莫効而不可以經
久謂之欲速　挾事懷欺明能知之謂之詰詐　唯有
德能以寛服民其次莫如猛謂之量力　夕而亨牛牛
乃饗客會其已食謂之失時　文是實非謂之名好
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謂之已甚　法析毫釐小偏

大遺謂之密紕　以勢使之鈍者厲怯者奮謂之矢激利不百不變法謂之重改　謨定於先羣言不能易謂之不搖　毒蛇螫手則勇士斷其臂謂之存大　示之好惡而民知禁謂之上欲　有德者進則朝廷尊謂之德威　輿馬致千里舟楫涉江河謂之假物　入有拂士出有敵國謂之常存　尾大不掉謂之本弱　藩籬不飭謂之外輕　曲士不可語於道而聖人惟時變是守謂之達節　立不易方非招不往謂之守官　作

法於涼其獘猶貪謂之謀始　千里之行始於足下謂之積微　川澤納汙瑾瑜匿瑕謂之忠厚　苦節不可正故大教務因俗謂之人情　論甲古人而才不足逮當世謂之高論　將以重之適所以賤之謂之過爱見幾而作不俟終日謂之轉圜　以天下為心好惡不在其身謂之大度　若緩若紆為國之本不可以無謂之淵要　十羊九牧不若童子之獨謂之專任　言異言逆視道以為則謂之不惑　不患衆之不知患蔽謀

者非謂之寶斷　臣民異志則朋黨進在明公議謂之一下　賞一切之功亂百世之法謂之賊下　舉綱而略細謂之大體　數米而炊不足濟天下謂之小節始勿輕舉人莫測然否謂之静勝　臣無求於其君故進退不累其身謂之取重　高為量而罪不及遠為途而誅不至謂之大望　躬自厚而薄責於人謂之遠怨殺身以為國然不足以拯世之溺謂之無益　理無常是事無常非謂之通變　今日用之明日不可復也

謂之日攺　捨法任人廢法法存謂之小縱　虛名無益事實而藉以鎮人心謂之名高

海陵集序

文學古人之餘事不足以發身春秋時齊魯秦晉宋鄭吳楚列國之大夫顯名諸侯相與聘問交接陳詩揚禮見於言辭人稱之至今想見其為人若不可及者皆有它事業尊君芘民舉大而任重排難而解紛用之如穀米藥石一日不可無而言辭者特以緣飾而行之耳戰

國異甚士一切趨利邀合朝秦而暮楚不恥無春秋時諸大夫事業矣而言辭始專為賢雄夸虛張聽者為奪雖義理皆亡而文章可喜以其去三代春秋時猶近也其用以發身亦不足言至於詩又文學之餘事始漢蘇李流離異域困窮仳別之辭魏晉益競至唐家好而人能之然為之而工不足以取世資而經生法吏咸以章句刀筆致公相兵家鬬士亦以方略膂力專斧鉞詩如李白杜甫於唐用人安危成敗之際存可也亡可也故

世稱詩人少達而多窮由漢而下枚數之皆孫樵所論相望於窮者也以其不足以發身而又多窮如此然士有無意於取世資或其間千一好焉惟恐其學之而力不逮營度雕琢至忘食寢會其得意翛然自喜不啻若鍾鼎錦繡之獲顧他者好皆無足以易此者雖數用以取詬而得禍猶不悔曰吾固有得於此也以其無益而趨為之又有患難而好之滋不悔不反賢乎海陵集蓋許君大方作亦窮而不悔者之一也君於詩好之篤蓋

辛苦刻篆呻吟裴氏者有年不幸其犂然之音與吾窮類然君少年自已得聲譽至它事業行已蒞官皆方進未可量何苦而為是閉闗絃歌霖雨飢餓之聲樂之而不厭如此哉且以為後世名乎則孰與當身捷得權位之利抑謂利者君不近乎則後世之名於君亦復安有哉是未有以此語君者也是惑也補之既序此意以賢君能獨為人之所不為者而非有希於世視趨利邀合猶勝然亦因以為戒君字體之與補之故人張芸叟張

文潛陳伯脩皆厚云

石遠叔集序

文章視其一時風聲氣俗所為而巧拙則存乎人亦其所養有薄厚故激揚沈抑或侈或廉穠纖不同各有態度常隨其人性情剛柔静躁辯訥雖甚愛悅其致不能以相傳知此者則古人已遠若與之竝世而未之接得其書讀焉如對面語以之逆其志曰此何如人也此何如人也無不可言者職方員外郎石君遠叔諱起魏人

魏一都會自信陵公子以好士傾諸侯其所至客往往發憤立功名而曹氏兄弟與二三子馬上賦詩至於今不泯魏人所以尚義喜文章亦其餘也而遠叔又倜儻有美才自童子時為辭賦則已綺麗去舉進士一上中第所居官官治而益致志於學其所為詩文蓋多至四百篇其言雅馴類唐人語尤長於議論酬荅思而不迫讀者知其人通達温温君子也遠叔在濟時補之數相從間相與評古作者遠叔語時造精微補之嘗屈然私

怪遠叔頗放於酒飲輒醉或悲歌愀然意其負所有不偶寄之此耳無幾何遠叔卒後補之官於魏而其子采在陳以書來曰先君不幸惟子為知其志為采序先君詩文采不孤矣補之復曰我貧賤遠叔知我不肯遇我以衆人我不敢曰知遠叔顧平居所嘗得而宜為人道者若此可默哉乃次第歸之采字仲素好學良士能世其先人元豐七年正月十一日頴川晁補之序

續歲時雜詠序

宋氏自宣獻公益大德行文章語世族者必先之家故藏書其多與四庫等而宣獻公之子常山公次道能世宣獻公之學好書滋不倦博聞彊識為時顯人與客語亹亹下上數千載間在其齒牙也補之為兒時諸老先生為補之道宋氏如此而補之生世晚去宣獻公遠重以不及拜常山公私自記欲盡得宋氏之書而觀之元豐六年六月遇畢公叔於京師公叔言宋氏藏詩曰歲時雜詠者蓋宣獻公所集唐以前詩人之作髣髴具在

公叔曰夫天地變化其情至微有不可道以辭者四時之間氣候物色俯仰輒異使一人言之雖其巧如簧恐不得與造物者爭功於是雜衆言而觀之不亦可乎宋氏故多賢而宣獻公之孫曰剛叔尤篤志於學不愧其先人又嘗集宋詩人之所為為續歲時雜詠以成其祖之意蓋若干篇且詩之作患言不能稱物者以得之偏也嘗試丹青衆言憑几肆目於方尺之間而四時氣候物色慘舒榮槁所以過乎吾前者每觀每異其致亦足

樂也因以其集屬補之為序補之復於公叔曰詩之亡久矣豳詩七月其記日月星辰風雨霜露草木鳥獸之事盛矣屈原宋玉為離騷最近於詩而所以託物引類其感在四時可以慷慨而太息想見其忠潔剛叔於宋詩所取若此其亦有得於昔人之意乎宋有天下百年而詩之作中間尤盛蓋剛叔之所取小大咸備今觀其録一時顯人用是名世其尤宏傑者雖以旁礡天地呼吸陰陽而成歲功可也其下者亦因所長而傳猶之一

氣候至生者皆作灼然而華嚶然而鳴以謂天地之巧盡此矣補之方求為太原官聞其俗儉陋無登覽燕語之樂將因公叔盡傳剛叔之所藏者以行而忘吾憂也故喜為剛叔序之

汴都賦序

宋興百年仁宗時天下乂安人務衣食至熈寧元豐間積累滋久於是天子方奮然有意修法度齊庶官正宗廟宫室井衢城域使各有體以隆中興示天下為太平

觀而奉議郎前知亳州譙縣事闕景暉初奏汴都賦以諷天子嘉其才命對便殿景暉言天子盛德焦勞天下蓋四方之政所以行而其末歸之清淨以諫上愛民力固基本如所奏賦旨天子以語宰相使補中都官之缺景暉貧不能留京師乃官河北而先帝棄天下景暉亦行去河北抱其賦而泣以屬北京國子監教授晁補之序其意補之曰聖人初無意於言六經之辭皆不得已故言之致必始於詳說而後終之以説約聽廉者語不

若聽夸者語夸易好也聽狡者語不若聽婉者語婉易從也故賦之類常欲人博聞而微解見人言九州山川城郭道路太行呂梁舟車萬里之勤則使人思投轄弭節見人言州閭大會賓主酵酢匏竹啾咽晡夕厭滿酤酸有咈則使人思弛帶而卧故上林羽獵言卒徒之盛終日馳騁則必以節儉成之揚雄以謂猶騁鄭衛之聲曲終而奏雅後世猥以雄悔之因棄不務然補之竊怪比來進士舉有司者說五經皆喜為華葉波瀾說一至

百千語不能休曰不如是㫖不白然卒不白至辭賦獨曰是侈麗閎衍何也景暉為人蓋澹泊寡嗜好至飯脫粟茹藿自枯槁與補之處或終日不道人一事或終歲不見其喜慍夫固安為侈麗閎衍者非耶故備論之

坐忘論序

道無言凡言之類妄知言之類妄者亦妄知夫知言之類妄者亦妄然則何如列子曰用無言為言亦言夫能用無言為言亦言幾可與言雖言幾不妄矣不妄斯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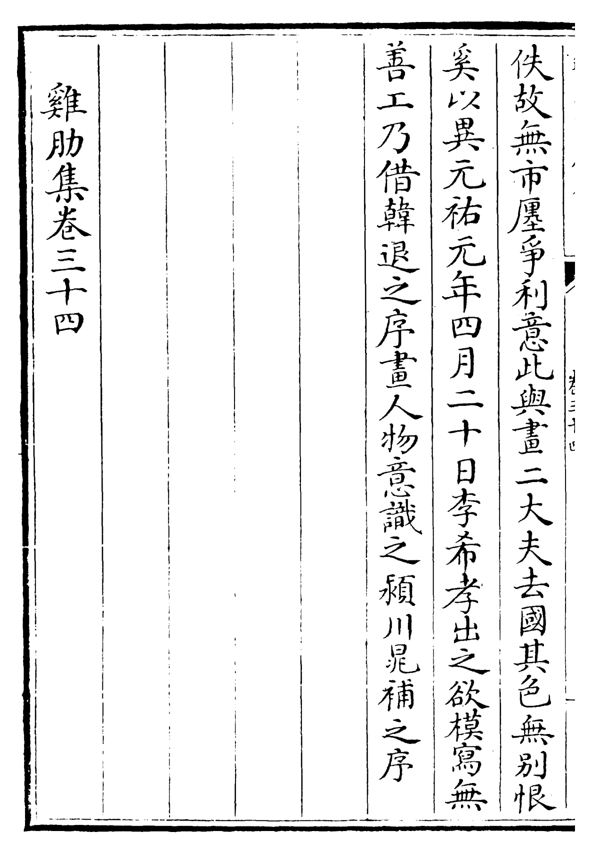
已乎非也燕人之晉問其井或告曰垣下垣下得焉而卒之飲者燕人也若乃夫晉人之朝夕飲者則未始問燕人故學道猶飲問而告之燕晉之類也司馬子微著書七篇言道德之意王毅希仁以示余余曰此晉人之告垣下井者也吾子學焉抑燕人之飲者乎若乃夫晉人之朝夕飲者則未始問燕人以謂人飲而我味之有是哉司馬子微名承禎唐達士昔予讀李白大鵬賦想見其為人

捕魚圖序

古畫捕魚一卷或曰王右丞草也紙廣不充幅長丈許水波渺瀰洲渚隱隱見其背岸木葭菼向搖落草萋然始黄天慘慘雲而風人物衣裘有寒意蓋畫江南初冬欲雪時也兩人挽舟循厓一人篙而下之三人巾帽袍帶而騎或馬或驢寒峙肩擁袖者前揚鞭顧後攬轡語袂翩然者僮負囊尾馬背而荷若擁鼻者三人屈竹為屋三童子踞而起大網一童從旁出者縛竹跨水上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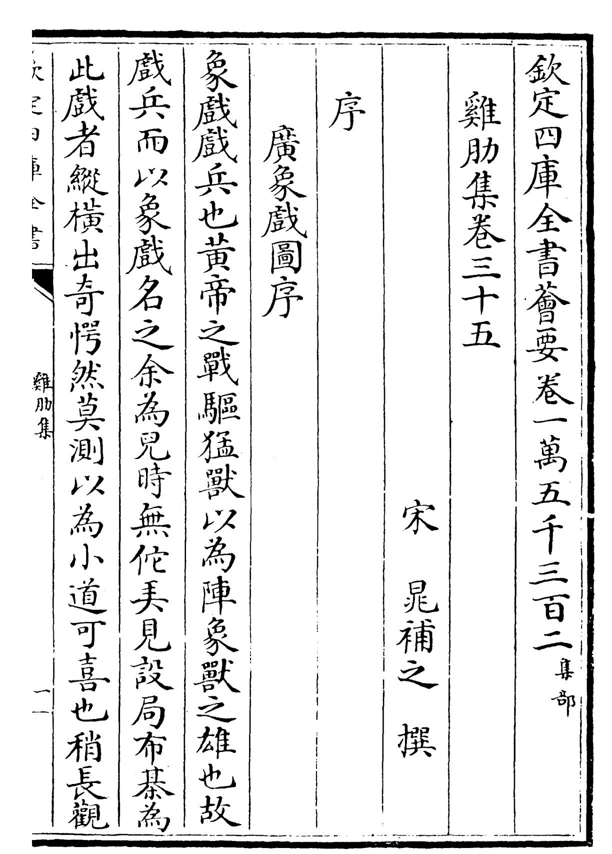
人立旁維舟其下有笥者方舟而下四人篙而前其舟坐若立者兩童子曳方罟行水間者縛竹跨水上一人巾而依蘧蒢坐沈大網旁笥屈竹為屋縛竹跨水上童子跪而起大網者一人屈竹為屋前有瓶盂可見者篙者槳者俛下罩者三人皆笠方舟載大網行且漁兩兒兩蓋依蘧蒢坐有巾而額出網中得者舵操楫一人縛竹跨水上顧而語前有盔盂者方舟載大網出網中得者縛竹跨水上兩兒沈大網旁維艓者兩人篙其舟甚

力有帷幙坐而濟若婦人可見者方舟依渚一人篙一人小而頫三童子若飲食若寐前有盋盂者一人推篷間童子俛而曳循厓者人物數十許目相望不過五六里若百里千里右丞妙於詩故畫意有餘世人欲以語言粉墨追之不似也常憶楚人云帝子降兮北渚目渺渺兮愁予嫋嫋兮秋風洞庭波兮木葉下引物連類謂便若湖湘在目前思頃時歲晚道吳江如此漁者男子婦女童稚舟楫罛笱網罟罾罩紛然在江然其業康而事



佚故無市廛爭利意此與畫二大夫去國其色無別恨奚以異元祐元年四月二十日李希孝出之欲模寫無善工乃借韓退之序畫人物意識之潁川晁補之序

雞肋集卷三十四



雞肋集卷三十五

宋 晁補之 撰

序

廣象戲圖序

象戲戲兵也黄帝之戰驅猛獸以為陣象獸之雄也故戲兵而以象戲名之余為兒時無佗美見設局布棊為此戲者縱横出奇愕然莫測以為小道可喜也稍長觀

諸家陣法雖畫地而守規矩有截而變化舒卷出入無倪其說益可喜暇時因求所謂象戲者欲按之以消永日蓋局縱横路十一棊三十四為兩軍耳意苦其狹也常試以局縱横路十九棊九十八廣之意少放焉然按圖置物計步而使終亦膠柱而已矣而智者用之則十九者之間盡彊弱之形九十八者之間盡死生之勢而十九九十八之外死生彊弱可循環於無窮飽食終日得吾說而為之則涿鹿之縱觀猶目前矣元豊二年六

月晁補之序

杜輿子師名字序

盱眙杜君從學於眉山先生先生名之曰輿字之曰子師子師道先生之言曰夫能載而後可與言輿能衆而後可以言師夫能載則能衆矣故輿有師義則又從先生之門人晁補之求識其說補之曰甚矣先生所以望子師者至矣夫車之有輿也猶宫之有堂也猶人之有腹心也崇墉長廡溝之於其外閭然後門門然後堂而

堂者宮之所宅也目視耳聽手扞衛而足運趨元首加焉而腹心者人之奥也故謂之輿則一車之任舉在矣立轛橫軹輈環濟而牙固抱二十有八為其蓋弓三十其輻合之於一轂以濟其中之所無有而後可以受天下之有凡物之不至者託至焉是其材君子之材也其器國器也御閑而右勇善用其材者也得時則駕見險而能止不犯難者也以經營四方與舟楫之絶江河同利故天下無不待之以濟而附者不一是之謂能載則

能衆也曰雖然孰能任之孟子所謂異人以存心者能任之如以其同而已同乎此必不同乎彼則亦祇以異何以能衆吾且以其異而衆無不同以其所以同者莫適同而已然後君子之道大而為衆宰賈誼曰鳳皇翔於千仞兮覽德輝焉下之鳳不世見故人未始識鳳人未始識鳳則藩籬之燕雀蓬中之斥鷃何從識之雖然鳳舉而鳥朋矣鳳非以其異故能同耶不然則鳥之從烏扈之羣扈亦可以為同耶而同者狹矣故曰甚矣先

生所以望子師者至矣昔者伊尹其道有在於此思天下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如已推而納之溝中而天下亦皆以是歸之道足任而時可為也易曰大車以載積中不敗是其所以能有大也陳蕃亦可謂有其志矣不埽一室而欲以身援天下志大而力不勝義可以立而身見危是知其不可而為之者也易曰輿脫輹夫妻反目天下不可輕為而近用也然亦不可咎也山以其高而獸往之川以其深而魚聚之君子以其道可

與任重而致遠故窮則得士達則得民不幸而終其身不試而君子論之與禹稷同道子師勉之

外弟楊若字知類序

驥有四足足以靡丘陵跨燕越不期於在六轡也然有是足羈之者至矣鷙鳥有六翮足以絕浮雲捎林莽不期於掣韝上也然有是翮呼之者至矣士有才術足以知往古治當世不期於仕而遇合也然有是資用之者至矣故物必有餘而後用無不足而求用閑其馳驅以

待羈者時其翺翔以待呼者馬與鳥無是情也然則治其可合者以求合豈士之情也哉今世之學者不求若古人而務一時之合自始讀書則曰世之所用何尚有司之所取何先治其學之類者去其學不知類者而求合焉世之用捨不可常而有司之去取無特操則業成而不售半塗而改盡棄其學而從事於其所不學至於白紛如也乃始歎息於不逢若此豈足以言知類也哉余外弟楊君名若少而篤志嶄然於儕輩中善問而識

所從既學經又學為詩賦皆欲求當時之所謂善且嘗效者而師之余曰書無所不當知獨一經乎哉文章無所不當為獨詩賦乎哉治其狹以求適於廣則是以箸為梁木也十圍百圍則求方圓長短者無之而不可矣然則求若古人何如亦曰養其大體而已矣孟子曰指不若人則知惡之心不若人則不知惡此之謂不知類吾弟之學也無以不若世之所用有司之所取者為羞而以若古人者是求則雖欲不為世之所用有司之所

取亦不可得矣故余請字曰知類

從兄字伯順序

名者所以制義出禮而字者相期於實以不虛其名者也葢余從兄名隆之而字不足以稱其實余為之說曰物未嘗有必隆者亦未嘗有必不隆者也封土以為臺巍巍者先圯焉架木以為宇翹翹者先橈焉泰山之隆百仞而跛牂履其蹊以絶其嶺勢附於下也呉牛之力百鈞而童子拊其角坐其背知役於人也故曰物未嘗

有必隆者有人焉力不能勝一匹雛而天下不敢為之先彼其所以能隆者亦必有道矣易曰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夫順德不躐等君子之所以積小也如此而後可以基高大此為隆之道也故余請字曰伯順熙寧四年八月從弟補之序

陳琦伯比字序

屈原以申椒菌桂蘭蓀荃茝衆美木香草以諭君子稟中和而內潔雜荒穢而不汚也余以謂草木畏雪霜有

哀歇潔固不勝玉傳曰君子於玉比德焉又曰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也終條理者聖之事也昔之人蓋以玉比聖之事豈但君子哉四明陳侯名琦字元老蓋慕忠獻韓公之忠於國而其德在生人也元老曰非曰能之願學焉其故人游藝則因以元老字之余曰夫見賢思齊焉塗之人可以為禹也豈必身將相食五鼎而後似哉德比焉可也因復請字曰伯比凡物必有其質而後能不渝所貴乎玉者不與草木昆蟲俱物化其繅藉以薦

諸郊廟與棄而藏諸糞壤而玉之所以為玉者固一也使伯几得志而位將相食五鼎與呻吟袁氏之地以義理悅口而終吾身而伯几之所以為伯几可渝哉如是而充之以為君子以學聖人猶無所不可則以慕當世之顯者雖光明不朽如忠獻非侈也已卯七月序

鎮陽李愣字非我序

小知之與大知也小年之與大年也白鵠黑烏長鶴短凫各以其異遊於世相與無慕是莊周之所謂逍遥也

桂之伐漆之割曰是不若樗之趣取無用而常存故桂漆慕樗樗不慕桂漆均之木也一以為逍遥一以為不逍遥是莊周之意乎非莊周之意也萬物其生俱託於不得已不得已之類天下莫能患桂漆曰我獨何為見患以其可食且用耶則樗也免夫棺與舟至薪亦病矣樗曰不然吾觀我無受斧斤之地故吾無往而喪我桂漆亦曰吾觀我亦無受斧斤之地故吾亦無往而喪我且而與我有異乎逢者皆材也材固生患嘗試與我游

乎本無患游乎本無患不得已之類不得已之類聖人
之道故樗與桂漆俱逍遥而樗猶捨然安其故曰吾無
以知吾為趣取無用而常存也吾直寄焉耳故天下言
樗無慕乎為樗鎮陽李君好書而廉既無求於世嘗曰
我樗之類也則易其名曰樗余曰凡形皆寄也夫寄非
我則寄之所遭固非我因為字之曰非我是惟從然成
於雨露與夫為犧尊在溝中也木豈有擇於此哉人者
為之知寄非我而猶慼樗為趣取無用欲免桂漆以受

人者之忠物縛不解矣

李浩字季良甫序

進士隴西李浩資儁異少孤自封植為人剛靜氣邁往不羣治春秋禮記説知孟軻揚雄所傳為正道而遵之譬渠黄山子羈堅轡附夷路駸駸乎無萬里矣其文辭蓋窺戰國而下其志將游歴屈宋差池漢唐氏之間末已也雖然與人俱踐一塗而人自以其名歧與為燕宋反共憎笑之屢窮困不化也而頳川晁補之獨異焉浩

少於補之未嘗共學也而索其中蓋異焉者寡既與之交矣迺緣名為義而以季良父字之曰昔崔浩自以為張良而世亦莫之與也迺吾季良父豈為浩者而已哉雖然楚漢之鬬南北之分裂兩人者皆如婦人女子而皆魁雄閎偉智謀若神萬舉而萬全故劉氏以取天下而拓跋氏以僭中原而稱帝亦類矣至良功成不居其定太子庶幾乎無事之業而浩乃區區夸石銘構怨以殺身欲比良何遠哉然則浩固長於方人而暗於料已

其言曰王猛之經國苻堅之管仲也慕容恪之輔少主慕容暐之霍光也劉裕之平逆亂司馬德宗之曹操也夫猛固堅之管仲何足以班管仲恪固暐之霍光何足以任霍光裕固德之曹操何足以當曹操也其言信矣至浩自恕以比良而不歉其所不足尚以謂已稽古過之豈不悮哉嗟乎使浩得漢高祖而事之不足當陳平為如何而又晚節矜名惴惴乎不能全一身何暇慮人父子危疑之間逍遙事濟而身無患如此哉然則浩固

拓跋氏之良其以良自比猶論猛也迺吾季良父識路而疾驅則將蹈軻雄之所傳而要其宿使幸而遭時有用斂其有餘於為浩者以保身益其不足於為良者以居業則雖在良伯仲叔季之間其誰敢不與使其不幸而不偶充其志猶足以獨善若原憲之藜藋可貧而不可病其與為伯仲叔季將在孔子弟子之列豈特不為浩雖良亦可不為也季良父勉之

袁疇字耕道序

開封袁君名疇字耕道疇自名耕道其交字之也記曰人情者聖王之田也而傳曰人情甚不美妻子具而孝衰於親爵禄具而忠衰於君名譽足而信衰於交夫人情之可惡如此年運而往每具而輒衰聖王何取於田哉夫以堯之水至於方割懷山而襄陵非禹則土皆不粒也然謂土實不粒則不可以禹所堙之餘龍蛇虎豹始驅似不可人而有稷焉教民以藝之則粒矣山澤原衍地有剛鹵肥确不同而蛚耜耰耒火耕而水耨農無不

可為人情亦有賢不肖邪正異趣而追琢學問求其放心聖王亦無不可治蓋不為不治則如堯方割禾乂之初為而治之則如稷播殖之後是乃聖王之所以取乎此者也人情無禮則荒故修禮所以耕之此學之始也義欲列敵度宜譬穀有九種視地力故陳義所以種之學欲閑邪存誠譬惡莠恐其亂苗故講學所以耨之君子仁以居體仁譬則積而充也故本仁所以聚之樂以治心樂譬則飽而嬉也故播樂所以安之禮義仁樂四

者人情之田具而學其中耨欲數數者然也此記之說聖王之所以田人情者盡矣揚子曰耕道而得道獵德而得德夫耕道而不得道安取於耕道故君子以謂治國不以禮猶無耜而耕至於安之以樂而不達之以順猶食而弗肥也此學之終也然則耕道其務始於禮乎非忠信不可以學禮非彊有力不可以行禮譬農必朴忠信之類也必勤苦彊有力之類也壤土之民怠惰其地之良而弗彊也瘠土之民勞憂其田之下而自力也

故瘠之穫常倍於壤而田父之尤其子以得壤為不幸
迺若耕道才良而志修又博之以文地與力皆美矣耕
道既識此而疾驅田巳之田而食巳之力歲晚而功休
既飽而嬉倚戶以永歌不巳樂哉而世方有捨其田而
芸人之田者亦晨夜不暇息霜雪皸瘃觸隆曦而汗得
不償勤至於終年號寒而啼飢所求於田者外也耕道
反之詩曰自今以始歲其有君子有穀詒孫子于胥樂
兮司馬遷之父名談其書趙談云同子驂乘諱其父也名譽足而信哀於交交字諱先子易之

李去病字仲霍序

世治則國無所用將身安則家無所事醫用將與醫皆不得已而術之所不願出也然所貴乎人者生則能為人禦菑而捍患使人賴其德而已食其功雖不得已亦不可一日而無二術之類也賊姦不作則太平可千載瘋憂莫襲則正氣能百年故五兵之家五藥之施如禹之行水水不為敗則禹功無所試至其敗而為之亦行其所無事則已矣自非聖人孰能探不形而治未病病

則能以術去之聖之次也葢昔善將如漢霍侯其言曰匈奴未絶無以家為其以去病自名或者義取諸此而縉城李君慕焉則摭其名以名余因以仲霍字之仲霍知書且多藝少從鄉貢顧嘗好醫以其所聞於儒者禮樂有盈減剛柔有損益術斯而往知五行六氣之動以節中而屢移故醫特勝然霍侯用之大仲霍用之小事必與時竝而名必與功偕遇不遇勢異則前後之相望與才之長短未可以陵節議而原其初皆欲為人禦菑

而捍患使人賴其德而後已食其功其志出於為物則同且秦醫和以脈知國抑有人焉載所聞於儒者自道出於為技而託之技以伯仲於霍之流未可曰若是班也然霍侯無學術以材自喜貪其功不已太至則病内而滋害仲霍誠能反其道揆生之理無偏而不起病去則已可以進穀米弗已則亦末解而本俱弊是謂醫絶所聞於儒之内也仲霍識之崇寧四年六月日序

錢舉字少周序

吳越武肅王之裔孫錢君名壽字景旼夢神語之曰易之則利進取迺更名曰舉補之曰學以為已非進取具而求舉以為養也夫求舉以為養此人之舉非自舉其舉也人之舉士為知已者用也自舉其舉不患莫已知求為可知也昔左雄薦周舉又薦馮直直以臧得罪舉以此劾奏雄雄悦曰宣光奏吾是韓厥之舉也人之舉若左雄之知人者可也自舉其舉若周舉之報已知者可也則主與客皆免矣而錢君年志方盛慕義無窮從

補之游五年趣操如一不見補之異也故補之因其更名為改字曰少周少周今惟少於周也老將似之

王勲字重民序

進士太原王勲文學志意在場屋前輩閒或字曰子功余改之曰重民蓋言王功曰勲而其事則民為重也重民曰請極其義余曰周官所記列於今學官重民能習之雖然嘗試以所學於孟子者為重民言而重民擇焉學之為王者事一也而古者取於王之事近後世託於

王之說遠故不同蓋孟子嘗曰保民而王至其言王道之始則特在於使民養生喪死無憾之間然而不王者未之有此取於王之事而近者也王莫先於仁義而為莊子之言者曰仁義先王之蘧廬止可以一宿事之破礄而後有舞仁義者不能救也此託於王之說而遠者也夫昔之所病儒者一師而俗異今為孟子又為莊子是二師也夫安得不離近易言遠難知則亦無惑乎士之皆託於遠以趨同而自誣不悔也自荀子不好孟子

又非之然其言曰道不過三代法不貳後王過則蕩貳則不雅此兩君子者惟一師故不異而莊子而又甚焉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其塵垢粃糠猶將陶鑄堯舜故後生簧鼓讀論語未半紙而爭言堯舜之上皆洋洋滿意夫堯舜且不足道而王何足言王何足言而民亦安有哉以往事論之彼衛鞅安知王不知對孝公談何等而孝公時時睡不應顧出而自矜大者曰其志弗開悟矣欺哉顧重民反之抑夫子聖人所重民食喪祭聖人

固為王不為霸豈以是為土苴而先之乎故王功曰勲民功曰庸而要聖人之所重者言之勲必自庸積此余所以字重民之意也道有終始之序故昔之學射者不學射先學視學馭者不學馭先學趨夫論政於不飢不寒之間而計功於無思無為之際可謂知所先後矣抑重民博習彊記其文詞浩浩非七八月之間雨集而盈者其必決而注之海於從政乎何有而士或以其所趨愈鈍而笑之余亦所趨愈鈍者然譬夫入室必自門始

不可以躁也若夫子之牆數仞不得其門而入有人焉適立于巷驟而語其中百官倉廩室家之美不疑而大夸曰如此匪穿窬斯誕已其可哉大觀二年十二月序

李相如字師藺序

司馬子慕藺相如之為人故以其名自名藺相如面叱秦王退讓廉頗名重太山使彊秦不敢加兵於趙以兩人在也吾甥李子慕昔人以相如名願吾甥文采如司馬子忠孝節義凛凛似藺君因以師藺字之

送李文老序

臯陶為理或曰其後有食木子得全於伊侯之墟者氏轉而為李臯陶事帝其言為謨非如後世刀筆吏舌曰徽纆榜箠則無以伸其喙也指李為姓者按唐宗室世系亦臯陶後其五千言與易合下至斯事荀卿言秦逐客非是書畀甚小篆有益古訓漢廣與陵顯膺囿漢末有盛名言辭抑末也唐白賀為歌詩奇怪翺又通儒學韓愈非文士伍然其姓蕃天下由晉魏而來王侯將相

有大功業者尤衆以其顯也夫人而能言之而濟陰之
李亦唐來宗室後始余未冠則與文老之諸父游令舍
人公大夫公里中賢兄弟文老學問言辭有家法非如
場屋餘子惟其所以應有司者是知乃古學過焉而不
視愧臯陶之意者𠘧也自余卜緡居凡幼與游白首不
改者十一二且其術不利人人所戒也而文老獨數過
之不惟不戒又悅焉余意文老年少氣豪輕外累殆意
同則悅不知其它不然以其諸父厚余故文老亦慕余

其可也抑余嘗以謂大樸必為器博長才則數化甓盈尺以作鎮冒琥璜無不可而工目之當琢琡珥十數然必不毀千章之木可棟可極而匠謂之此足為枅欂百然必不斷何則知其質之棄於狹小可惜也而物有反此者侏儒與人肩隨跂而跳適及人肘歉其庳也則寧去之畀塗布武為盡其力從禽不及隼悵其遠也則背而翔飢坐待鼠非以其力不足故畫也然則人徒見文老以其應有司者躐先同學取首送抑文老自期不

在珮珥枅欂之間蓋世有貸子錢賈為人取贏而已分少者此拙於市蓋所謂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文老其益務博學於文如藥肆平時儲百物凡神農所名可用以活人者闕一不可使夫一日來市者求玉泉五芝丹砂空青此亦在求羊藿豕苓敗龜枯蝜此亦在要人之市我者可一二數我之應人者如山數不盡夫豈但躐先同學取首送如是而已哉蓋孟子論一鄉之善士與天下之善士其所成就者異由其學有小大文老勉

之

送醫李寅序

余應舉時見王荊公書一事云妙應大師智緣診父之脉知其子禍福翰林王丞青禹玉疑古無有緣曰秦醫和診晉侯之脉而知其良臣將死良臣之命乃見於晉侯之脉診父知子又何足怪乎余聞其語三十七年而未見其人也晚遇李君景陽於繙景陽儒服而來以醫自名能讀黃帝岐伯金匱玉函之書剖析其精義如指

諸掌又旁出入月令陰陽諸書論物之方生方死或損而益或益而損見微而知著覩表而得裏衮衮不可窮余聽而說之味其言蓋有妙應之術而不自名曰吾業不在是也昔唐韓愈銘憲宗時侍御史李虛中深於五行書以人之始生年月日所直日辰支干相生勝衰死相王斟酌推人壽夭貴賤百不失一其說汪洋奥義闗節開解星官歷翁莫能與之較得失虛中之術蓋至今猶傳也夫播五行於四時見於經若有機焉萬物皆出

入於此而不可逃以其溥博而加物兼得之者擿抉而言猶足以知人禍福如此今脉吾之臂以吾腹中之五行猶之日辰支干亦相生勝衰死相王又參兩之以竅藏之變動在尺寸關部間顧第弗深考睨而視之何為而不可以知吾之失得吉凶如虚中之索於外哉以是知景陽猶藏其學而未言也滋可賢已景陽名寅齊人

送劉公權序

田文好客殫邑之入以食客日不足然文廢客亦稍稍

去文恨之或曰君不見夫趨市者乎平旦側肩爭門而入日暮之後掉臂而不顧非好朝而惡暮所求物亡其中余蚤爲流輩所推雖無邑入以奉客而客從余游亦不厭嘗守三郡所薦士數十人得罪而歸坐田里七年客以書來或過之者纔三人所舍遠城郭陸無以同居水無與佐刺舟然余每誦或者語亦無意於客也而開封劉君公權無平日舊乃惠然數過余寒不以坐無氊而辭飢不以麥飯葱葉菲而不臭也田野無酒徒劉君

又飲酒温克故余與之游如平日客或劇飲大歡無疵吝或偶坐終日不相語唯而出亦忘吾憂而劉君又朅然去余為之悵悵劉君世戚里將種然喜從士大夫游問其舊所與厚往往當世知名士或在朝廷尊顯或斥逐困畏劉君不以富貴貧賤變交情足以愧翟廷尉門外客百輩其義固近時士所希得吾知劉君將有聞於吾人也故於其來别以是言贈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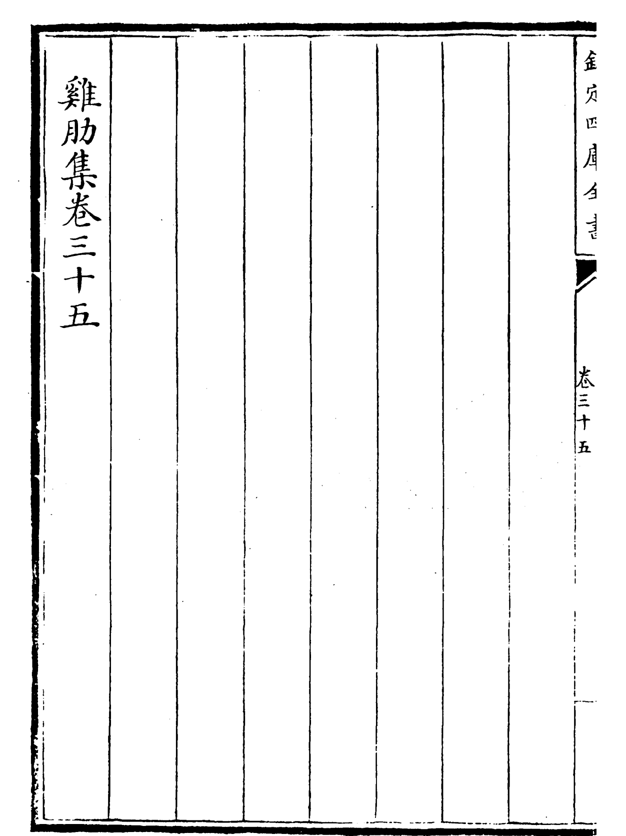
送段康侯序

故人什邡段君康侯得官桐廬當具舟補之曰頃至新城與桐廬相望七里瀨嚴陵釣磯佳處也康侯曰然陵與光武臥以足加腹報司徒霸書纔二十四字使者嫌少而誚以買菜求益不與也亦高矣補之曰士無窮達論歸潔其身惟伯夷伊尹柳下惠可信餘子或遠或近皆累於名陵如道足乎已無求於世招之不至可也至而不仕亦可也何必明人以天子三公皆舊故而恃放驁以自尊陵操誠高亦近名者莊子曰枯槁之士宿名

枯槁自命宿道可也宿名非也康侯曰然補之曰古惟兩士近不累於名者其一士猶恨其自言也康侯曰何耶補之曰晉文公賞從亡者介之推不言禄禄亦不及將入綿上山中其母曰亦使知之之推曰言身之文也身將隱矣何以文為若之推可謂不累於名矣漢韓康賣藥長安市不二價有女子從康買藥康守價不移女子曰君是韓伯休耶乃不二價康曰我本避名今女子皆知有我何用藥為乃入霸陵山中康避名誠是也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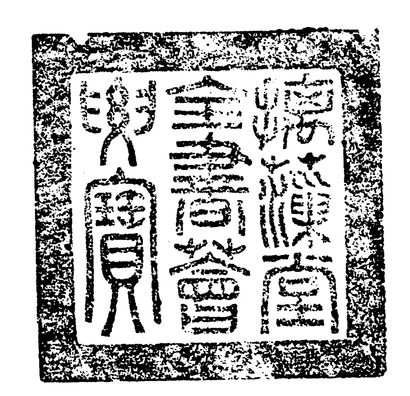
人識之默去焉可也何必曉疑者以吾果韓康故曰猶恨其自言也然此兩士皆勝陵陵夸世主是顯也非隱也夫陵何足高光武以萬乘不忘舊故下匹夫乃足高康侯曰然補之因復曰令康侯兒童勤苦學問數以文詞與計偕有司不識卒遺之守經知古廉潔不阿白首栖栖以其妻孥跋山浮江數千里康侯不以人不知愠見人呼我愚則我亦愚以方前兩士者不累於名不更近乎豈其必若嚴陵夸乃足高雖然士生一世取不愧

作高與卑或勢所遇不足道桐廬佳山水多秀民康侯
官餘暇與其邑子田野逸士言而時察之得無物色有
如陵枯槁自喜者猶持竿其瀨中



雞肋集卷三十五

謹案卷三十五第一頁後七行飽食終日刋本食訛日今改
第三頁前五行覽德輝焉下之按賈誼弔屈原賦焉作而
第十八頁後二行蓋所謂未有府庫財刋本未訛非今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曹城

謄録監生臣杜成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雞肋集卷三十六至三十八

詳校官助教臣謝登雋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五千三百三　集部

雞肋集卷三十六

宋　晁補之　撰

離騷序

離騷新序上

先王之盛時四詩各得其所王道衰而變風變雅作猶曰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舊俗之亡惟其事變也故詩人傷今而思古情見乎辭猶詩之風雅而既變矣孟子

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然則變風變雅之時王迹未熄詩雖變而未亡詩亡而後離騷之辭作非徒區區之楚事不足道而去王迹逾遠矣一人之作奚取於此也蓋詩之所嗟歎極傷於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而人倫之廢刑政之苛孰甚於屈原時邪國無人原以忠放欲返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一篇之中三致志焉與夫三宿而後出晝於心猶以為速者何異哉世衰天下皆不知止乎禮義故君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而原

一人焉被讒且死而不忍去其辭止乎禮義可知則是詩雖亡至原而不亡矣使後之為人臣不得於君而熱中者猶不懈乎愛君如此是原有力於詩亡之後也此離騷所以取於君子也離騷遭憂也終窶且貧莫知我艱北門之志也何辜於天我罪伊何小弁之情也以附益六經之教於詩最近故太史公曰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其義然也又班固敘遷之言曰大雅言王公大人德逮黎庶小雅譏

小巳之得失其流及上所言雖殊其合德一也司馬相如雖多虛辭濫說然要其歸引之於節儉此亦詩之風諫何異揚雄以謂猶騁鄭衛之音曲終而奏雅不已戲乎固善推本知之賦與詩同出與遷意類也然則相如始為漢賦與雄皆祖原之步驟而獨雄以其靡麗悔之至其不失雅亦不能廢也自風雅變而為離騷至離騷變而為賦譬江有沱乾肉為脯謂義不出於此時異然也傳曰賦者古詩之流也故懷沙言賦橘頌言頌九歌

言歌天問言問皆詩也離騷備之矣蓋詩之流至楚而為離騷至漢而為賦其後賦復變而為詩又變而為雜言長謠問對銘贊操引苟類出於楚人之辭而小變者雖百世可知故叅取之曰楚辭十六卷舊録也曰續楚辭二十卷曰變離騷二十卷新録也使夫緣其辭者存其義乘其流者反其源謂原有力於詩亡之後豈虛也哉若漢唐以來所作憂悲楚人之緒則不録

離騷新序中

劉向離騷楚辭十六卷王逸傳之按八卷皆屈原遭憂所作故首篇曰離騷經後篇皆曰離騷餘皆曰楚辭天聖中有陳說之者第其篇然或不次序今遷遠遊九章次離騷經在九歌上以原自叙其意近離騷經也而九歌天問乃原既放攬楚祠廟鬼神之事以攄憤者故遷於下卜居漁父其自敘之餘意也故又次之大招古奥疑原作非景差辭沈淵不返不可如何也故以終焉爲楚辭上八卷九辨招魂皆宋玉作或曰九辨原作其聲

浮矣惜哉弘深亦類原辭或以為賈誼作蓋近之東方朔嚴忌皆漢武帝廷臣淮南小山之辭不當先朔忌王褒漢宣帝時人皆後淮南小山至劉向最後作故其次序如此此皆西漢以前文也以為楚辭下八卷凡十六卷因向之舊録云然漢書至屈原賦二十五篇今起離騷經遠遊天問卜居漁父大招而六九章九歌又十八則原賦存者二十四篇耳并國殤禮魂在九歌之外為十一則溢而為二十六篇不知國殤禮魂何以系九歌

之後又不可合十一以為九若溢而為二十六則又不知其一篇當損益者何等也惜誓盡敘原意末云鸞鳳之高翔兮見盛德而後下與賈誼弔屈原文云鳳凰翔於千仞兮覽德輝焉下之斷章趣同將誼倣之也抑固二十五篇之一未可知也然則司馬遷以誼傳附原亦由其文義相近後世必能辯之王逸東漢人最愛楚辭然九思視向以前所作相闊矣又十七卷非舊録特相傳久不敢廢故遷以附續楚辭上十卷之終而其下十

卷自唐韓愈始馬離騷人不讀久文舛闕難知王逸云武帝使淮南王安作章句至章帝時班固賈逵復以所見攺易前疑亦作章句其十五卷闕而不說今臣作十六卷章句然則安與固逵訓釋獨離騷經一篇不知固逵所攺易者何事今觀離騷經訓釋大較與十五卷義同或淺陋非原本意故頗刪而存之而録司馬遷史記屈原傳冠篇首以當離騷序云

離騷新序下

司馬遷作史記堯舜三代本紀孔子世家所引尚書論語事頗變其文字訓詁至左氏國語則遷所筆削惟意遷欲自成一家言故加隱括而不嫌也雖然遷追琢傳記之辭可也而變尚書論語文字不可也補之事先朝為著作郎上即位備太史氏古文國書得損益之況傳記乎離騷經始漢淮南王安為傳按隨志傳亡舊有班固敘贊二篇王逸序一篇梁劉勰序一篇而王逸云班固賈逵改易前疑則固此序或當時作者也然頗詆原

狂狷擿其不合者遂高原義每難固說緦附遂論然亦復失之固序曰君子之道窮達有命固潛龍不見是而無悶關雎哀周道而不傷又曰如大雅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斯為貴矣固說誠是也雖然潛龍勿用聖人之事也非所以期於原也又自淮南太史皆以謂兼風雅之義而固獨疑焉夫國風不能無好色然不至於淫小雅不能無怨誹然不至於亂太史公謂原之辭兼此二者而已乃周道大雅豈原所得庶幾哉雖遷亦不以是與

原也世衰君臣道喪去為寇敵而原且死憂君斯已忠矣唐柳宗元曰春秋枉許止以懲不子之禍進荀息以甚苟免之禍夫荀息阿獻公之邪心以死其為忠也汙矣惟其死不緣利故君子猶進之而原乃以正諫不獲而捐軀方息之汙則原與日月爭光可也非過言也固又以謂原露才揚己競於危國羣小之中是乃上官大夫靳尚之徒所以詆原伐其功謂非我莫能為者也固奈何亦信之原惟不競故及此司馬遷悲之曰忠而被

謗能無怨乎屈平之作離騷蓋自怨生也而固方且非其怨刺懷襄椒蘭原誠不忘以義劘上而固儒者奈何亦如高叟之為詩哉又王逸稱詩曰匪面命之言提其耳謂原風諫者不如此之斥逸論近之劉勰亦援逸此論稱固抑揚過實君子之與人為善義當如此也至言澆羿姚娀與經傳錯繆則原之辭甚者稱開天門駕飛龍驅雲役神周流乎天而來下其誕如此正爾託譎詭以諭志使世俗不得以其淺議已如莊周寓言者可以

經責之哉且固知相如虛辭濫說如詩風諫而於原誇大獨可疑乎固大較喜訾前人如薄相如子雲為賦而固亦為賦也劉勰文字卑陋不足言而亦以原迂怪為病彼原嫉世既欲蟬蛻塵埃之外惟恐不異乃固與勰所論必詩之正如無離騷可也嗚呼不譏於同浴而譏裸裎哉又勰云士女雜坐娛酒不廢荒淫之意也是勰以招魂為原作誤矣然大招亦說粉白黛黑清馨凍飲勰以此為荒淫則失原之意逾遠原固曰世皆濁我獨

清豈誠樂此濁哉哀已之魂魄離散而不可復也故稱楚國之美矯以其沈酣汙泥之樂若可樂者而招之然卒不可復也於是焉不失正以死而已矣嗚呼䰟安知離騷哉抑固漢書稱大儒孫卿亦離讒作賦與原皆有古詩惻隱之意而此序乃專攻原不類疑此或賈逵語故王逸言班賈以為露才揚已不專指班然亦不可辨也

詩亡而春秋作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書王也以其無王也存王制以懼夫亂臣賊子之無誅者也以迄周亡至戰國時無詩無春秋矣而孟子之教又未與足跡接乎諸侯之境者諫不行言不聽則怒悻悻然去君又極之於其所往君臣之道微寇敵方興而原一人焉以不獲乎上而不怨猶睠顧楚國繫心懷王不忘而望其改也夫豈曰是何足與言仁義也云爾則原之敬王何異孟子其終不我還也於是乎自沈與夫去君事君朝楚而

莫秦行若犬彘者比謂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豈過乎
哉然則不獨詩至原於春秋之微亂臣賊子之無誅者
原力猶能愧之而揚雄以謂何必沈江原惟可以無死
行過乎恭使原不得則龍虵雖歸潔其身而離騷亦不
大耀則是世所以賢原者亦由其忠死故其言至於今
不廢也而後世奈何獨竊取其辭以自名不自知其志
不類而無愧而續楚辭變離騷亦奈何徒以其辭之似
而取之曰詩非皆聖賢作也捨周公尹吉甫仲山甫諸

大夫君子則羇臣寡婦寺人賤者桑濮淫奔之辭顧亦與猗那清廟金石之奏俱采而并傳何足疑哉且世所以疑於此者不以夫後之愧原者衆哉而荀卿賈誼劉向揚雄韓愈又非愧原者也以迄於本朝名世君子尚多有之姑以其辭類出於此故參取焉然則亦有其行不足於原而取之者猶三百篇之雜而不可廢漢息夫躬為姦利以憂死著絶命辭辭甚高使躬之不肖不傳而獨其絶命辭傳則譬猶從母言之為賢母言固無罪

也柳宗元劉禹錫皆善屬文而朋邪得廢韓愈薄之王文公曰吾觀八司馬皆天下之奇才也一為叔文所誘遂陷於不義至今欲為君子者羞道而喜攻之然八人者既困矣往往能自彊名卒不廢而所謂欲為君子者其終能毋與世俯仰以自別於小人者少復何議於彼哉王公世大儒其學自韓愈已下不論雖要不成人之惡至奇宗元輩而恕知其愛人憂國志念深矣而士之一切干祿陽自好而陰從利儌一時之願無禍而老者皆是也於王之言可

遂不戒而視八司馬不反怍乎禹錫不暇議宗元之才葢韓愈比愈薄而惜之稱其論議出入經史百子踔厲風發而謂其少年勇於為人不自貴重使在臺省時已能持身如其斥時亦自不斥愈於宗元懇懇如此豈亦知夫才難與王之意無異也抑息夫躬類江充禍國宗元禹錫誠邪不至於為躬躬之辭録則凡不至於為躬而辭録者皆録躬之意也漢蕩秦唐埽隋然頗因其法制文物為國猶爾以治易亂不可以皆廢也況言語趣操異世之習哉以狐父

之人為盜因以食為盜而嘔之昔人以謂此失名實者也是乃續楚辭變離騷所以無疑於取此雜者也

變離騷序上

補之既集續楚辭二十卷又集變離騷二十卷或曰果異乎抑屈原之作曰離騷餘皆曰楚辭矣今楚辭又變而迺始曰變離騷何哉又揚雄為反離騷反與變果異乎曰反離騷非反也合也蓋原死知原惟雄雄恠原文過相如至不容而死悲其文未嘗不流涕也以謂君子

得時則大行不得則龍蛇遇不遇命也何必湛身哉乃作書往往摭其文而反之雖然非反其純潔不改此度也反其不足以死而死也則是離騷之義待反離騷而益明何者原惟不為箕子而從比干故君子悼諸不然與日月爭光矣雄又旁離騷作廣騷旁惜誦而下作畔牢愁雄誠與原異既反之何為復旁之又變離騷以其類而異故不可以言反而謂之變若荀卿非蹈原者以其後原皆楚臣遭讒為賦以風故取其七篇列之卷首類

離騷而少變也又嘗試自原而上捨三百篇求諸書禮春秋他經如五子之歌貍首之斑然盤則績而蟹有筐佩玉蕊兮吾無所系之祈招之愔愔鳳兮鳳兮他如此者甚多咸古詩風刺所起戰國時皆散矣至原而復興則列國之風雅始盡合而為離騷是以由漢而下賦皆祖屈原然宋玉親原弟子高唐既靡不足於風大言小言義無所宿至登徒子靡甚矣特以其楚人作故繫荀卿七篇之後鄒子之歌有憂民意故在相如揚雄上而

子虛上林甘泉羽獵之作賦之閎衍於是乎極然皆不若其大人反離騷之高妙猶終歸之於正義過高唐但論其世故繫高唐後至於京都山海宮殿鳥獸笙簫衆器指事名物之作不專於古詩惻隱規誨故不録李夫人賦長門賦皆非義理之正然辭渾麗不可弃曹植賦最多要無一篇逮漢者賦卑弱自植始録其洛神賦九愁九詠等并録王粲登樓賦以見魏之文如此陸機陸雲有盛名顧不足於植粲摘其義差近者存之思遊有

意乎幽通而下恨其流益遠矣然晉人喜清談而摯虞此作庶幾有為而言致足嘉者也鮑昭長於雜興故其蕪城作獨出宋世又以劉濞事諷劉瑱有心哉於此者江淹用寡而文麗又梁文益卑弱然猶蒙虎之皮尚區區楚人步趨也唐李白詩文最號不襲前人而鳴皋一篇首尾楚辭也末云雞聚羣以爭食鳳孤飛而無隣嫫母衣錦西施負薪辭不彫而指類唐人知楚辭者少誤以為詩云王維生韓柳前纔數十年雖淺鮮未足與言

義然低昂宛轉頗有楚人之態矣元結振奇自成一家要曰羣言之異味亦可貴也顧況文不多約而可觀問大鈞理勝柖北客詞勝阿房宫云亦使後人而復哀後人皆唐賦之不可廢者也皮日休九諷專效離騷其反柖魂靳靳如影守形然非也竟離去畫者謹毛而失貌嗚呼離騷自此散矣故不録以迄本朝名世之作多已載續楚辭中今所録賦及文操或宏傑自出新意乍合乍離亦足以知古文之屢變至末而復起云或大意述

此或一言似之要不必同同出於變故皆以附變離騷若謂之變楚辭乎則楚辭已非離騷楚辭又變則無離騷矣後無以復知此始於屈平矣惡夫愈遠而迷其源若脈盡然為之系其姓於祖故正名以存之

變離騷序下

詩亡春秋又微而百家蠭起七國時楊墨申韓淳于髡騶衍騶奭之徒洛以其說亂天下於時大儒孟荀實羽翼六經於其將殘而二儒相去百有餘年中間獨屈原

履正著書不流邪說蓋嘗謂原有力於詩亡春秋之微故因集續楚辭變離騷而獨推原與孟子先後以貴重原於禮義欲絶之時又變離騷起荀子俛詩成相篇故并以其時考之知原雖不純乎孟荀於其中間非異端也孟子與梁惠王齊宣王魯平公同時而司馬遷史記表問何以利吾國蓋梁惠王之三十五年也是歲齊宣王之七年楚威王之四年後七年而楚懷王始立立三十年而原諫王無入秦卒入秦死襄王初年而遷原

原遷九年無幾何死矣推而上之去梁惠王問利國與齊宣王七年時蓋四十七年矣而魯平公元年則楚懷王之十五年也若孟子見平公在其初年則至原遷之九年蓋二十四年矣其平公末年乎則與原諫懷王之時蓋益矣雖史記不言孟子見宣王之年以其時考之遠者蓋四十七年近者二十四年又其近者同時也孟子見梁惠王乃在楚威王時惠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於時稱叟孟子已老矣而原不及事威王故孟子與原

接而原後於孟子又史記荀卿年五十始來游學於齊齊襄王時荀卿最為老師而劉向敘荀子云齊宣王時聚學士於稷下荀卿十五始來遊學至襄王時最為老師按宣王立十九年卒至襄王元年四十一年矣而稷下之學乃在孟子淳于髠時使荀卿游學時已年五十顧與孟子並安得至襄王而尚存哉故劉向云十五始來游學而老為襄王師是也楚頃襄王遷屈原原遷九年無幾何亦死矣又五年齊襄王始立計原之死卿尚

幼也至楚考烈王立二十五年而李園殺春申君荀卿始廢自此推而上之至原之死蓋五十餘年矣故原與荀卿接而荀卿後於原又孟子載孺子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孔子曰清斯濯纓濁斯濯足自取之也而原辭曰漁父莞爾而笑鼓枻而去乃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吾足遂去不復與言則原此歌蓋㳂孟子事也漁父篇曰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安

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而荀子不苟篇曰故新浴者振其衣新沐者彈其冠其誰能以已之僬僬受人之掝掝者哉則卿此書蓋因原辭也凡言語文章之相祖述多其當時口所傳誦從古而然此皆古詩楚辭之流也其習而傳者雖至于今可知也

雞肋集卷三十六